

往事如昨

# 谢谢您，孙县长

陈敏先/口述 王锦远/整理

每当天空飘起雪花，我总会想起孙德汉县长，想起孙县长那次不同寻常的来访。屈指算来，快40年啦。我清清楚楚地记得，1985年腊月二十八那天，正是数九寒天、滴水成冰的时节，窗外北风呼啸，大雪飘飘，上午九点多钟孙德汉县长在秘书的陪同下，来到了我刚刚搬入不到三个月的新家。

我原来租住的房子，是个只有不到50平方米的土坯房，四面透风、破旧低矮，一家大小五口在里面足足蜗居了二十多年。

早在1984年，牟平县委、县政府就出台了一系列尊师重教的政策，其中有一条硬性规定：每个机关、事业单位在兴建家属房时，必须拿出房源的10%交由县教育局，分配给县以上的优秀教师。早在1983年我就被山东省委、省政府评为优秀教师，并荣获“全国儿童少年先进工作者”的光荣称号。1985年9月10日，也就是教师节这一天，我成为这一政策的首批获益者，荣幸地分到了一套新房。新房位于县城的黄金地带，一单元二楼，面积90多平方米。拿到钥匙的那一天，我们一家仿佛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老妈还特意包了一顿饺子以示庆祝。当年11月15日供暖前，一家人高高兴兴地搬进了梦寐以求的新房。

按老规矩，春联应该在腊月三十上午张贴，可是由于高兴，腊月二十八这一天的上午，待家人吃完早饭走后不久，我就急匆匆地找出之前买好的一副春联，准备将它张贴在屋外的门旁。刚打开门，巧的是正好遇上了前来家访的孙德汉县长。这之前，我只是在电视上看到过孙县长。当孙县长真真切切地站在我的面前时，我不得不一愣，整个人像是触了电似的，好久没有缓过神来。见我一脸的喜悦，孙县长莞尔一笑：“陈老师，您好！我来给您拜年了！”听到孙县长那亲切的话语，我这才醒过神来，定睛一看，只见满面笑容的孙县长穿着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头发上和肩膀上还残存着一些尚未融化的积雪。“孙县长，您好！”我忙不迭地应了一句。孙县长又是一笑，接着又说：“我今天和曲秘书来您家，除了给您和家人拜个早年外，还想看看这新房的质量怎么样？顺便听听你们的意见。”我急忙将孙县长和曲秘书迎进了屋里，有些语无伦次地说：“孙县长，这房子太好了，太好了！”孙县长当即迈步进屋，稍一端详，便急步走向客厅内一角的一组暖气片前，伸手摸了摸，他又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地端详了一番，伸出手，使劲地拍了拍身边的墙壁。当听到一阵阵沉重的回响声后，他迈步走进了厨房，并随手掀开了锅盖，往锅里看了看。当时锅

里有3个早饭后剩下的馒头和一小碟尚未吃完的萝卜虾酱。紧接着，他拉开门，走进了厨房北边的后阳台，一股冷风夹带着雪花迎面扑来。孙县长当即开口道：“陈老师，这阳台得赶紧包起来！您看这风有多大。”“孙县长，不碍事，等过了年我再包。”随后，我又急忙跟了句：“孙县长您快坐下来喝杯水吧！”孙县长这才缓缓地转过身来，满脸凝重地望着我，态度诚恳地说：“陈老师，我看您橱柜里空荡荡的，年货还没准备吧？您还有什么困难？尽管说。”顿了顿，他又充满感情地说：“您是咱们县的功臣哪！千万不要客气！”“孙县长，挺好的，真是挺好的，我们真的很满足！我们一家人做梦也没有想到能分到这么好这么大的房子。”我爆豆似的急速地说着。孙县长见我一脸幸福满足的样子，这才缓缓地对我说道：“陈老师，您忙吧，我和小曲再到楼上的几位老师家里去看一看。”说完，他一边走，一边向我摆了摆手，走出了门外。望着孙县长那高大挺拔的身影，一股暖流顿时涌上了我的心头。

中午11点多，我从厨房的窗口中，又看到了一身雪花的孙县长与曲秘书的身影——他们二人正踩着半尺多深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向着小区的大门走去。直到这时，我才突然自责起来，自己怎么竟然忘记了向孙县长道声谢谢呢？也就是从这时起，我在心里默默地叮嘱自己，一定要找个机会当面向孙县长说一声：谢谢！

当天傍晚6点多钟，我们一家人正在餐厅吃饭时，突然听到门外传来一阵轻轻的敲门声。我急忙打开房门，只见白天与孙县长一起来我家的曲秘书站在门口。我有些不解地看着他，尚未开口，曲秘书抢先开了腔：“孙县长今天来您家里，见锅里和橱柜里空空荡荡的，心里很不是滋味，特意拿出自己的工资，让我到市场上给您买了一些年货。”说完，曲秘书放下手中的年货，未等我道声谢谢，便匆匆地走下了楼梯。望着地面上的面粉、大米、花生油等花花绿绿的各色年货，顿时，我感觉鼻子发酸，眼眶发热。

一年后，孙县长调离牟平，出任蓬莱县县委书记，孙县长这一去，我再也没能见过他，也没能实现自己心中的宿愿。我也只好将“谢谢”二字深深埋进了心底。后来我听同事们讲，孙县长从蓬莱县县委书记任上，又先后出任烟台市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山东航空公司党委书记、滨州市委书记、青岛市政协主席等等，孙县长也离我越来越远。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间就到了2019年，此时，我已告别讲坛

二十多年。这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原来与孙德汉县长同在县政府里工作的一位老领导，托人给我送来了一个大大的包裹，来人告诉我这是孙德汉主席特意送给我的，是他从政这些年来利用业余时间呕心沥血撰写出来的几本书籍。送走来人后，我急忙打开了包裹，一堆半尺多高——六本装帧精美的图书神话般地出现在了眼前。我郑重地取起最上面的一本，《领导干部三五七》七个红色大字直击眼底，在七个大字之下，则印有“孙德汉”3个黑色的小字。我急忙取出花镜，迫不及待地翻开了书皮，只见在图书的扉页上写着两行潇洒飘逸、遒劲有力的钢笔字：“请陈敏先老师教正。孙德汉”。我的眼睛顿时模糊了。三十多年啦！现在已是青岛市政协主席的孙德汉老县长竟然仍惦记着我，惦记着我这个普通的退休教师。一时间，我百感交集，过去的一幕幕又十分清晰地浮现于脑海。那一夜，很少失眠的我彻底失眠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匆匆地来到了曾与孙县长共过事的那位老领导的家中，一交谈，这才知道了详情。原来孙县长在病房中，从《大众日报》上登载的“山东好人”名单中看到了我的名字，随即，他就给这位老同事打来了电话，向他询问我的近况。当得知我在退休后仍发挥余热，在从事少年儿童教育工作时，他十分欣慰，当即决定把自己所写的书籍寄送给我。

在交谈中，我还偶然得知，在当年分房时，孙县长曾亲自过问过分房的事宜，他特意作过指示：要按照高于小学校长低于中学校长的标准给陈敏先老师分房。他还特意强调，不能将一楼和顶楼分给陈老师。同时，孙县长还要求这位彼时担任副县长的老领导亲自到教育局里去抓落实。听到这里，我的心里又涌上了一股暖流。

自此之后，满心愧疚的我又开始关心起远方的孙县长来。得知他患病后，我多次与孙县长通话，并提出想到医院里去看望他，可是却被孙县长一次次地婉拒。

2020年9月11日，教师节的第二天，晴天霹雳，我敬爱的孙德汉县长因病医治无效，在青岛逝世。噩耗传来，我始终不敢相信。第二天上午，我匆匆来到我原先任教的学校，找来报纸一看，果然发现了孙德汉县长逝世的讣告。端着报纸，我双手颤抖，泪水也不知啥时盈满了眼眶，大滴的泪水簌簌而下，一颗颗打湿了报纸，打湿了衣襟，也打碎了我那颗浸满了痛苦和悲伤的心。

看着讣告中“孙德汉”那三个大大的黑字，我在心底里一遍遍地大声呼喊着：孙县长，谢谢您！

## 山旮旯里过大年

战军

我小时候在祥山那个山旮旯里长大，那里三面环山，一条双车道的泥路通向外面的世界。沿着这条泥路可以到达市区，可以看到很多村庄和农田，我上过的小学、初中、高中，几乎都是沿着这条路分布的。

出了家门，拐过一个不大的下坡，就来到了这条泥土路上，见到的第一个商铺就是杀猪卖肉的。天蒙蒙亮就能听见杀猪的叫声，等我吃完饭背起书包上学，如果正好碰上杀猪的，我们这些小孩就会围拢过去看。

随着春节临近，杀猪的数量会越来越多，不知从哪里来了很多杀猪匠，猪也是一车一车往这里运，这个平时不起眼的猪肉铺顿时红火起来。约莫离春节还有十天半月，我父母就会拿着肉票到这里买一套猪下水，主要有猪头、猪蹄、猪肠子等。

这些猪下水买回来后，要先进行处理。猪头、猪蹄要先进行拔毛。拔毛是一个非常难办的事，我妈捡一些沥青回来，厂区这样的沥青很多，随处都能弄到。拿回沥青后，把煤炉拿到户外，用一个铁锅熬沥青，一直把沥青熬化了为止。我们把熬化了的沥青倒在猪头上，尤其是那些褶皱里，等到沥青凉了，变得硬邦邦的，这时就用手把沥青使劲地揭下来。由于猪毛已经凝固在沥青里面，随着沥青一点一点被揭下来，猪毛也顺着被拔出来。如果拔一遍不行，就再来二遍三遍，直到猪头上没有了猪毛为止。用沥青拔猪毛是一件非常危险的活，稍不注意就会溅到手上、脸上，如果溅到脸上那是要毁容的，一般家长都不让女孩来干这活。我小时候就因为用沥青拔猪毛，一不小心被熬化的沥青烫了手背，从此留下了很深的印记。

把猪头、猪蹄上的毛处理完后，我爸爸用大劈刀把猪头从中间劈成两半，拿出里面的臭鼻涕，把瘀血清干净，连同那几只猪蹄一起煮。煮这些猪下水需要很长时间，一直煮到整个房间里弥漫了肉香味，再用一根筷子轻轻一捅猪皮，就知道熟透了没有。熟透了拿出来，要趁着热乎劲儿赶快把猪头肉和骨头剥离开。猪头肉放到户外冻起来，等到年夜饭、大年初一吃，猪蹄直接弄成小块熬成冻。如果家里有老母鸡和大公鸡，就杀一只两只，一起煮熟了。鸡肉和猪蹄一起做成的冻味道更鲜美，看起来也更好看。

春节越来越远，无论是农村还是矿山的人们都开始添置新衣服。这时的门市部特别红火，只要布料一上柜台，马上就被哄抢一空。女人们无论年龄大小，都喜欢大红大紫，衣服上开满硕大的牡丹、玫瑰、菊花、月季等，可谓是“花开富贵”。能在节日穿上这样的衣服，那可是风光无限，到哪里都可以显摆一下。

我们这些正在上学的男孩们，最喜欢穿的是那种三个衣兜的衣服，就是下面两个衣兜，上面左胸一个衣兜。上面这个衣兜作用大着呢，我们喜欢像矿区大学生那样，在衣兜里插上钢笔，笔帽露在衣兜外侧，笔夹固定在衣兜沿上，由于笔夹是金属制作的，老远就能看到钢笔在闪闪发光。

接近春节这几天，就可以炸肉丸子、菜丸子、鱼丸子了，需要忙活好长时间。大白菜预先都埋在地窖里，这时一次要挖出十多棵，剥去烂菜帮，剩下的菜叶都是白嫩白嫩的，用它炸菜丸子。农村炸菜丸子都是一大盆一大盆的，我们这些矿工家庭人口相对少些，也得炸上一两盆。加上炸鱼，要忙活一两天。等全部炸好了，爸妈都累得直不起腰来。

到了大年三十，不用问就是要包年夜饭饺子了。早晨天刚蒙蒙亮，剁菜的声音就在胡同里响起来，那可真是一曲交响乐呀。会调馅的长者简直就相当于现在的春晚主持人，大年夜的饺子好吃不好吃，全靠调馅人的功夫了。为了让年夜饭更加吉祥如意，还要在馅里加入糖果、花生米等。为了寓意发财，还要包硬币。年夜饭吃完了，要数一下谁吃出来的钱最多，谁就能在新的一年里平平安安，福气多多。